

# 四川汉源狮子山旧石器

陈 全 家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关键词** 狮子山;旧石器;更新世晚期

##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了在狮子山中上部浅黄灰色的砂质土层中或地表找到的一些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对石器的研究表明,其自身虽有一些特点,但从总体上看,应归于富林文化类型,地质年代亦大体相当。

四川汉源狮子山旧石器文化地点与富林文化遗址隔河相望,分别埋于大渡河左右岸的第二级阶地内,该遗址是继富林镇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之后的又一处旧石器遗址。

自1913年起不断有人在那里工作(Edgar, 1913; Bowles, 1913; 杨玲, 1961; 张森水, 1977)。

狮子山旧石器地点1972年曾进行过调查,采集到了一些标本。1981年4月进行复查,参加复查的除本文作者外,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重庆自然博物馆的李宣民等。本次复查采集到石器数十件,犀牛化石的掌骨和斧足类化石各一件<sup>1)</sup>。

## 一、地点概况

该遗址位于大渡河南岸的狮子山上,与富林镇隔河相望,二者相距约4公里(图1),狮子山顶高出大渡河水面约50米,石器主要分布在山的中上部,绝大多数遗物采自地表,只有极少数标本出自浅黄灰的砂质土层中。据地表采集遗物表面粘附物的性质看,与石器出土地层的岩性基本一致,可以认为采自地表的遗物原埋于黄灰色砂质土层。与石器同层发现的动物化石,包括有犀牛(*Rhinoceros* sp.)的第三掌骨一件。在南方中、晚更新世化石犀牛都归为一种:中国犀(*Rhinoceros sinensis*) (图版 I, 5),故此标本可能属于中国犀的掌骨;斧足类的剑状矛蚌(*Lanceolria gladiolus*)化石。本次发现的犀牛第三掌骨为富林组(张森水, 1977)增添了新的资料。

1) 本文是在张森水老师指导下完成的,并对全文作了审阅和修改。照片由张杰先生拍摄,作者谨致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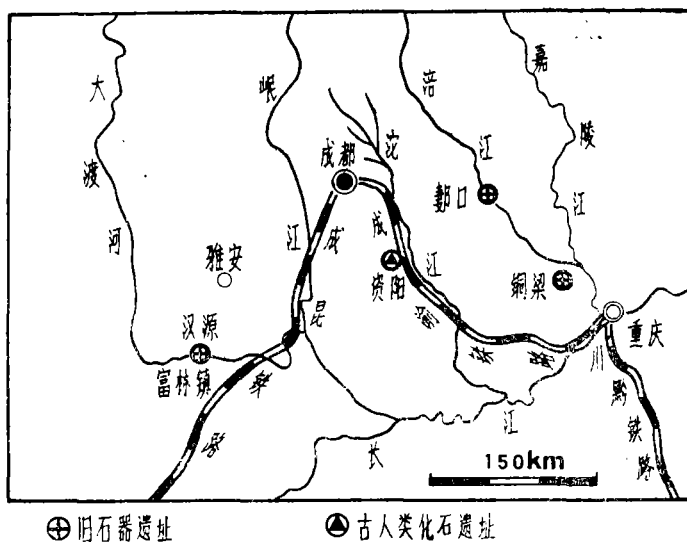


图 1 狮子山旧石器文化遗址地理位置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e Shizishan paleolithic site

## 二、石 器

本次复查所获石器,作过研究的标本共 45 件(表 1),原料绝大多数为燧石,其颜色呈黑、灰和灰白色,个别的紫红和肉红色,还有少量的花岗岩。在石器中只有一件砸击石核是采用砾石加工的,并保留了较大面积的砾石面,其余者不见砾石面,但部分标本的局部保留有节理面,全部标本没有水冲磨的痕迹,均棱角分明。由此观之,石器在埋藏过程中或暴露地表之后,均未被自然力所搬运。

### 1. 石核

共 6 件,依打片方法的不同,可分为砸击和锤击石核。

(1) 砸击石核 2 件。整体形状呈枣核形,大小相差悬殊,剥片方向也有所不同,由其上遗留的石片疤看,所产生的石片均长大于宽。标本 P. 010 号为两端石核,在核体的三面遗有剥片后留下的阴痕,仅少部分仍是节理面。标本 P. 009 号(图 2 之 2; 图版 I, 11) 为单端石核,在石英砾石的一端有清楚的砸痕和放射线,其核体的工作面上遗有三块剥片后留下的石片疤,长而薄,其远端仍保留砾石面,略呈弧形,无任何破损痕迹。

(2) 锤击石核 共 4 件,依台面数量的多少,可将石核分为单台面和双台面石核两类。

单台面石核 1 件。标本 P. 012 号现存形态呈三角形,核体扁而薄,自然台面角为  $88^\circ$ ,工作面上有连续两次剥片的痕迹,在石片的远端有向两侧剥落碎屑的疤痕,形成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石核在剥片过程中核体变薄,不宜于手握打片,将石核置于石砧上,然后再进行打片,使其台面相对缘受石砧反作用力而留下上述痕迹(图版 I, 6)。

表 1 石器分类、原料、毛坯、加工方式和测量统计

(单位: 毫米)

数值 项目	分类	锤击石片			砸击石片	小石块	锤击石核		砸击石核	刮削器				分类统计
		断片	半边石片	整片			单台面	多台面		单刃组		端刃组		
										直刃	凸-凹刃	圆端刃	平端刃	
原料	燧石	2	1	12	4	11	1	3	1	3	3		1	42
	花岗岩											1		1
	石英					1			1					2
毛坯	锤击石片									1	2	1		4
	断片										1		1	2
	小石块									2				2
锤击修理	单向	向背面								1	2	1		4
		向破裂面								1	1			2
	多向	转向								1				1
		复向											1	1
长度		24	32	25.5	18.5	28	37	42.5	44	35.5	27.5	40	20	
宽度		19.5	20	20	12	18.5	31	32.5	31.5	25.5	27.5	33	22	
厚度		5	9	9	4.5	9.5	16	51.5	20.5	10	10.5	24	4	
重量														
角度			87°	101.5°				88°	79°		55.5°	74°	78°	64°
分类小计		3	1	11	4	12	1	3	2	3	3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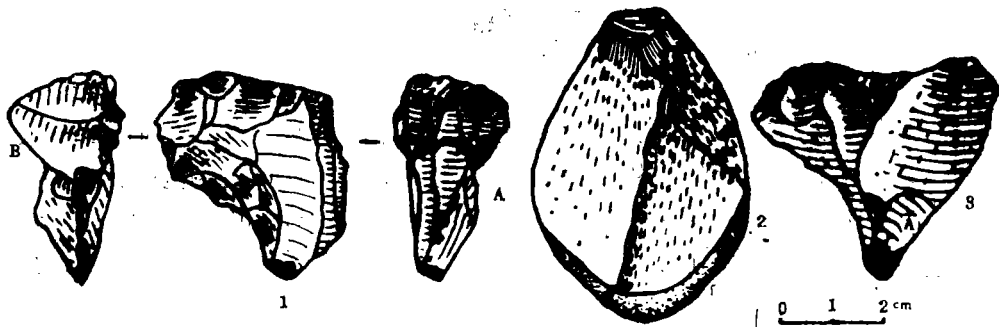


图 2 石核 (Cores)

- 1. 双楔形石核 (Double wedge-shaped core)
- 2. 砸击石核 (Bipolar core)
- 3. 漏斗形石核 (Funnel shaped core)

双台面石核 共 3 件,形状不一,不等,也有稍比较规则的石核。标本 P. 013 号(图 2 之 3;图版 I, 12) 如图所示,呈漏斗状,台面打制,工作面上有四个略呈梯形的疤,长稍大于

宽,打击点集中,半锥体阴痕较凹;另一台面的工作面只有一次剥片痕迹,石片疤比较宽大,台面打击,台面角为 $75^{\circ}$ ,与前者所述的台面呈 $180^{\circ}$ 角。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标本后一工作面比前一工作面(图上A部分除外,氧化颜色与前者相同)的氧化面颜色深,呈棕红色,而前者则呈黄红色,表明是一件两度打击的标本。标本 p. 011号(图2之1;图版1,1)是一件双楔状石核,石核体的修理是沿主台面两侧垂直打击,使核体变扁,其上有清楚的打击点和短宽的小疤,为使前端工作面变窄还有与上述修理呈 $90^{\circ}$ 角的加工痕迹,石核的下缘(如图中所示)两面亦作了加工使呈锐刃状,尽管作了多处修理,终因石质不佳,使其形态较常见之楔状石核逊色。从A工作面观之,其形态呈长楔形,台面为节理面,台面角为 $90^{\circ}$ ,工作面上最完整的一个石片疤,长35、宽5毫米,打击点较散漫,半锥体阴痕凹,两边近似平行。B工作面见于上述工作面的左侧后端,系以左侧面为台面,打击角度与前者呈 $90^{\circ}$ ;工作面呈三角形,颇似另一个楔状工作面,但较前者短,长为22毫米,其上有两块石片疤,其一呈三角形,另一类似石叶疤;台面是修理而成的,即由台面的两侧边向中间修理,使两侧修疤的远端相交而形成一突起的棱脊,台面角为 $78^{\circ}$ 。台面后缘是A工作面的左侧,B台面的左侧边与A台面的左侧边相交的夹角为 $78^{\circ}$ ,工作面的远端亦有一条向后延伸并由两侧边向内加工而成的棱脊,即A工作面的右侧边,A、B工作面的转角约 $90^{\circ}$ 。从石核整体观之,石核各部位间的布局如此对称并使两楔状体合为一体的石核(双楔状石核),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是罕见的,类似石核已见报道的见于西藏曲雅土东南地点的细石器中(张森水,1980),后者年代定为新石器时代。

## 2. 石片

共19件,依打片方法的不同,可将石片分为砸击石片和锤击石片两类。

(1) 砸击石片 4件。石片都比较小,平均长18.5、宽12.0、厚4.5,长厚指数为65,宽厚指数为38。只有一件为点状台面,余者为刃状台面。砸击石片形状不太规则,其中包括一端和两端石片各两件,后者可以清楚的看到台面相对的一端受反作用力而破损的疤。标本 P. 006号的左侧有很多连续的小疤,边缘变钝,可能是经过使用所致。

(2) 锤击石片 共15件,根据石片完整程度,可分为断片、半边石片和完整石片。

断片 2件,形状不规则,体扁薄,宽厚指数为26,断面呈梯形。标本 P. 025号(图3之3;图版1,7)为近端残断,依其形态,它原可能是形制规整的长石片,它的左右侧,均有小疤,背面观,左侧见于两面,右侧见于背面,此现象可能是使用的结果。

半边石片 1件。即标本 P. 033号,现存者为左半边,形状近似三角形。台面为自然节理,石片角为 $87^{\circ}$ ,后缘有两个大的打击点。由破裂面观之,打击点集中,半锥体完整而凸,有一大的锥疤,背面有3个石片疤,正中相交成纵脊,其截面呈三角形。

完整石片 12件,形态多不规则,石片的横截面多数为三角形,少数为梯形,个别是不规则的;均为长型石片,但都比较小,平均长25.5、宽20.0、厚9.0毫米,长宽指数为78,宽厚指数为45;多数台面为打制,其中包括有台面脊者一件,自然台面次之,台面指数在10以下者约占67%,其余台面在20以下者和20以上者各占16.5%,小台面占了主体,大、中型者居次要地位,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在打片技术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石片角最大者为 $110^{\circ}$ ,最小者为 $85^{\circ}$ ,平均角度为 $101.5^{\circ}$ 。打击点多不集中,半锥体微凸,而少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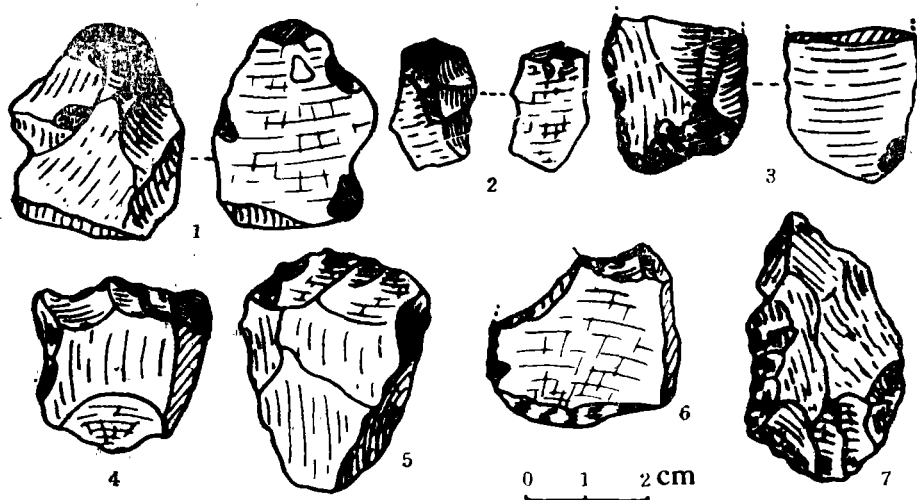


图3 石片和刮削器 (Flake and scraper)

1—3. 石片 (Flake); 4、6. 凸凹刃刮削器 (Convex-concave scraper); 5. 圆端刃刮削器 (End scraper); 7. 直刃刮削器 (Straight side scraper)

反之,石片的背面观,多数遗满石片疤,但数量不等,多者数块,少者仅一块,而个别局部存有节理面。标本 p. 019 号(图3之2;图版 I, 3) 台面呈三角形,其上有一条脊,打击点恰好在脊的前端上,而且很集中,半锥体凸,有疤痕,破裂面稍有起伏,可见同心波,背面遗有浅平的石片疤,台面后缘左侧可见打击点,边缘锋利无使用痕迹。标本 P. 017 号(图3之1;图版 I, 10) 为打制台面,略呈三角形,上有三次连续削片的痕迹,打击点比较集中,半锥体较凸,有大的锥疤,背面遗满多块浅平的石片疤。标本 P. 016 号,远端残损,保留有台面,打击点和半锥体等,其台面为线状,后缘有数个小打击点,前缘打击点散漫,半锥体微凸,波纹清楚;背面遗有三块较大疤,均浅平,棱脊微凸。

### 3. 小石块

共 12 件,此类标本既无法归入石片、石核类,也难以看作是工具。它们形状不规则,无清楚的打击点,大小相差悬殊,最大者为  $42 \times 26 \times 21$  毫米;最小者为  $14 \times 11 \times 6$  毫米,块体通体有疤者占二分之一,既有疤又保留节理面者占二分之一。标本 P. 036 和 p. 038 号的一侧边有连续两次打击的痕迹,但终因加工过于简单无法归入工具类。本类标本估计是在打片过程中,因石质不佳,在承受打击力时,从石核上崩下来的碎块。

### 4. 工具

共 8 件,未找到第一类工具,只发现第二类工具,仅有刮削器一种,其中可以再分为单刃组和端刃组。

- |         |                                 |
|---------|---------------------------------|
| (1) 单刃组 | 6 件。依刃口形态,分为直刃和凸凹刃两种。           |
| 直刃刮削器   | 3 件,形状不规则,块状毛坯多于片状毛坯,后者为锤击石片。平均 |

长 35.5、宽 25.5、厚 10 毫米,均采用锤击法修理,修理方式分别属于正向、反向和复向加工,加工距离为中等(型),修理为普通型,修疤小,刃口平均长度为 18.5 毫米,均为左刃、刃缘平齐,刃角最大者为  $61^{\circ}$ ;最小者为  $43^{\circ}$ ,平均为  $55.5^{\circ}$ 。标本 p. 007 号(图 3 之 7;图版 I,4),以锤击石片为毛坯,线状台面,器身长 41、宽 28、厚 9 毫米,将左侧边大部修理成较平直的刃口,采用锤击法正向加工,刃口长 20 毫米,刃角为  $43^{\circ}$ 。

**凸凹刃刮削器** 3 件,均以石片为毛坯,除一件为锤击石片外,余者为残片。有两件宽大于长,平均长 27.5、宽 27.5、厚 10.5 毫米。修理方式正向多于反向加工,左刃多于右刃,刃角最大者为  $90^{\circ}$ ,最小者为  $58^{\circ}$ 。刃缘虽然曲折但规整。标本 P. 001 号(图 3 之 6;图版 I, 8),台面上布满石片疤,后缘有多个打击点,使背面遗有几块浅平的石片疤,刃口的修理方式为反向,将左侧边和上端修理成刃,大约在修理过程中崩裂,刃口现存有左下和右上的小部分,中间遗有窄的裂面。依现存者,其一为直刃,修痕为普通型,修疤小,其二为凹刃,修疤呈阶梯状,修理疤中等。据刃口的破损情况和两刃延伸的趋向看,它原可能是深波形凸刃刮削器。标本 P. 002 号(图 3 之 4;图版 I,9)为反向加工,刃口一段为凹刃,而另一段为凸刃,二者长度为 18 毫米,加工距离中等,修理疤呈鱼鳞状,刃角为  $87^{\circ}$ 。

(2) 端刃组 2 件,依刃口的形态,可以分为圆端刃和平端刃。

**圆端刃刮削器** 1 件。标本 p. 003 号(图 3 之 5;图版 I, 2)以锤击的厚石片为毛坯,器身长 40、宽 33、厚 24 毫米,长宽指数为 83。刃口在台面相对一端呈弧形,长 32 毫米,刃角为  $82^{\circ}$ ,采用正向加工,加工距离近,修理疤较大,远缘浅平,而近缘细碎。

**平端刃刮削器** 1 件,采用断片加工而成。宽厚指数为 19,刃口平直,长 21 毫米。复向加工,修理疤小,为普通型,加工距离中等。

### 三、结 语

#### 1. 石器的一般性质

因该地点由于工作时间有限,也未进行发掘,并且所获石器较少等,很难窥其全貌。通过对已有的石器观察,使我们对其一般性质有了初步的认识,现归纳如下:石器原料以燧石为最多,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偶尔使用砸击法,石片和石核形制多不规整;石器都比较小;工具毛坯以片状为主,占  $3/4$ ,余者为块状;工具在石器中所占比例较小,不到  $1/5$ ;已知者仅刮削器一类,其中单刃最多,左刃多于右刃,占  $5/6$ ;工具修理比较粗糙,刃口所占毛坯边长的比例较小,均为锤击修理,修理方式以正向为主等。

#### 2. 与富林文化关系

上述主要特征与隔河相望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富林文化特征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差别,如富林文化的块状毛坯稍多于片状以及尖状器和雕刻器等不见于狮子山已知的石器中,这些差别是工作不够所显示出来的呢?还是真正的文化差别,目前尚难肯定,有待今后进一步工作。双楔形石核是富林文化所没有的,在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中也未见报道过,是这个地点有细石器技术传统的重要证据。依复查所得的结果,我们初步印象是

狮子山和富林的文化遗物应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即小石器传统)。

### 3. 关于地点的时代

关于狮子山地点年代,根据狮子山和富林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堆积物的岩性也大体相当,并且均发现有剑状矛蚌和新出土的已经绝灭的中国犀(第三掌骨)化石等表明其时代最晚不会越出更新世。依以上的对比,我们倾向于认为狮子山地点含石器和化石的地层的地质时代大体上与富林文化相当,因此,暂将狮子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年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1990年3月6日收稿)

### 参 考 文 献

- 杨铃,1961。四川汉源富林镇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5: 353—359。  
张森水,1977。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5: 14—27。  
张森水,1980。西藏细石器新资料。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70—75。科学出版社。  
Bowles, G., 1933. Preliminary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Sino-Tibetan of Szechwan. *Bull. Geol. Soc. China*, 8: 119—141.  
Edgar, J., 1933—1934. A note on the use of stone imple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5) 63.

## THE SHIZISHAN PALEOLITHIC SITE IN HANYU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Chen Quanjia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Key words** Shizishan; Paleolith; Upper Pleistoce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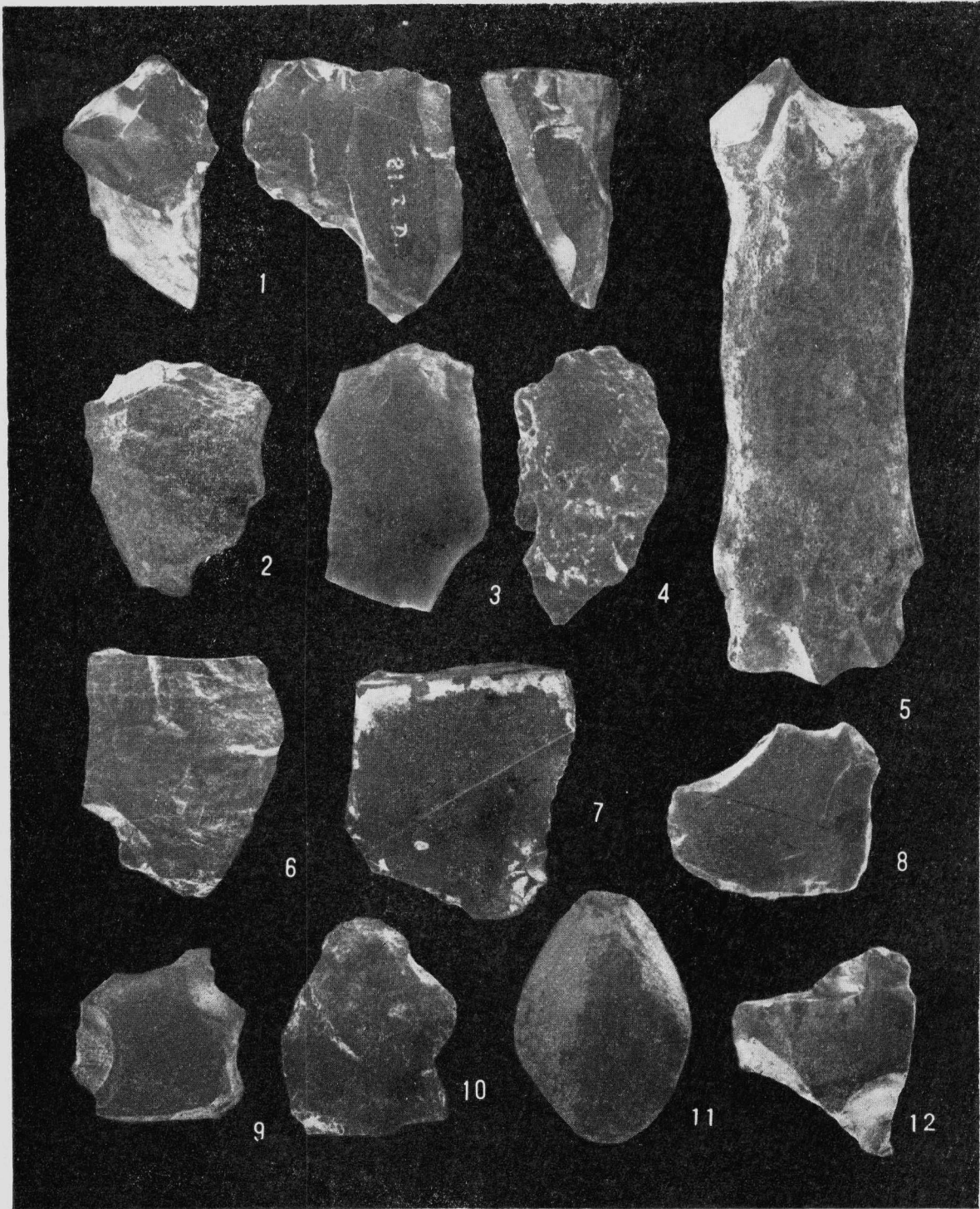
### Abstract

The Shizishan paleolithic site is located on the south bank of Dadu River, just oppsite to Fulin town. During the reexamination in April, 1984, we found some artifacts and a few fossils such as *Rhinoceros sinensis* and *Lanceolaria gladiolus* and gathered artifacts on the land surface. 45 artifacts and two pieces of fossils ar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The stone artifacts are mainly made of flint. The flakes are mainly produced by direct percussion and sometimes with bipolar technique. The shapes of most flakes and cores are irregular. All stone artifacts are small in size. Three fourth of the stone tools are made of flake. Less than one fifth of the artifacts are tools which are the only known scrapers. The scrapers with left edge are common than those with right edge. The stone tools were roughly retouched by direct percussion technique and the length of trimmed edges are relatively short.

The above mentioned characters of the Shizishan site paleolithic assemblage bear strong resemblances to Fulin industry. Both should belong to the same culture. However, it should be mentioned that the double wedge-shaped cores found from the site are the first discovery of such kind of artifacts in paleolithic materials of South China and it shows the existence of microlithic industry in this site. According to characters of stone artifacts, fossils and geomorphic position, we consider that this site is probably not later than terminal Pleistocene and is tentatively dated to be upper paleolithic.





1. 双楔形石核 (Double wedge-shaped core  $\times 1$ , p. 011); 2. 端刃刮削器 (End scraper  $\times 1$ , p. 003); 3. 石片 (Flake  $\times 2$ , p. 019); 4. 单直刃刮削器 (Single straight scraper  $\times 1$ , p. 007); 5. 犀牛第三掌骨 (Metacarpal III of *Rhinoceros* sp.  $\times 1/2$ ); 6. 单台面石核 (Core with single platform  $\times 1$ , p. 012); 7. 使用石片 (Used flake  $\times 2$ , p. 025); 8,9. 凹凸刃刮削器 (Convex-concave scraper  $\times 1$ , p. 001 and 002); 10. 石片 (Flake  $\times 1$ , p. 017); 11. 碰击石核 (Bipolar core  $\times 1$ , p. 009); 12. 漏斗形石核 (Funnel-shaped core  $\times 1/2$ , p. 013)